北海集

十

北海集卷二十七

宋 綦崇禮 撰

[illegible]篇類要

進律式篇類要表

臣謹昧死言臣聞易以事為蠱爾雅以業為危由是知
天下之理平可保持所以貴乎預備不虞也夫除戎器
於萃象著於師寓于兵於春秋之月舜則舞于兩階以格
有苗而干舞有所不廢成王則政成德備之後將陟禹

之迹而詰其戎兵不敢忘也文武並用是帝王之極功
則有國家者誰能去兵昔子建曰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制變者也盖兵以正守以奇勝攻守備禦進退動静不
一而足顧將臣方略何如期於克敵而止爾維古名將
詩書所傳載籍所紀散漫難窮學者病之異時張預集
古今將百人著于傳而進之朝廷矣然臣謂握兵制勝
為王牙爪者何世無之獨百人乎哉矧遇敵制勝契于
事機殆非一途咸在所考臣竊觀近世之為將者内之

檢身外之應敵或與古異謹採擇兵法配以往事參較得失與夫前王所以將將之術列之于篇凡十萬言分百餘門號曰兵籌類要大抵叙事正體以類相從或以世次為先後至于事涉淺近不足為後世法者亦所不取嘗觀孫權戒呂蒙欲其學問以自開益蒙辭以在軍務不容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欲涉獵見往事耳然則為將之道援古證今稽其已然審其至當果斷于心勇而行之則戰可以必勝是書之成或有

取焉夫歌鄉樂者舞不忘于酌舞大武者朱干玉戚不忘于尚德則聖人之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臣所以惓惓于是書也惟陛下矜其愚誠而卒赦之臣謹昧死

上進

廉正篇

臣嘗謂行師之道以廉正為先讒人之所畏也善人之所貴也不然則予取予求人將瑕疵其能免於禍敗者幾希唐史謂將臣刻剥自入給帛則以繆易良賦粟則

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約為國虎臣遠人尚
其威信

李忠從世祖攻下屬縣會問諸將所得財物惟忠獨無
所掠世祖以所乘馬及繡衣物賜之

祭遵廉約得賞賜輒與士卒

張奐潔己而羌人遺之名馬良金不受以酒酹地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董和守益州清約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士愛之

呂蒙擒關羽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孫權

呂岱清身奉公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孫權以責羣臣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田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戰士每胡狄私遺悉藏官不入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嘉平中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

陶侃分虜獲於士卒而身無私

石雄臨財廉潔朝廷賜予輙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

分士伍

應詹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徐邈與羌胡從事羌胡服信畏威賞賜皆散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

柳元景起自將率獨無所營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送至元景元景怒其奪百姓之利以錢乞守園人

柳世隆為宋之名將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曰卿當

以清白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
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馬先理自爲將與士卒同勞逸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
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
吉士詹少時無褌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
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陳慶之性祇謹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
不好絲竹

羊侃寛厚有器局因置酒有客醉於船中失火延燒金帛不可勝數侃畧不挂意命酒輒待客如舊

斛律光不營財利杜絶饋餉

尉遲恭以所得之財必散之士卒

屈突通從秦王平薛仁杲珍貝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虚

李勣性廉謹不立產業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士卒

段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
慎毋内至岐泚固致大繒三百家人拒之不遂至都秀
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
鄧景山尹太原清約于弟饌不過草具待上賓惟豚魚
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心不怨訕
郗士美節度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
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
廩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

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

韓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史憲忠徙節振武故帥荒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家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令守邊發吾餘俸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無不懷德

李全節度安遠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朝廷選廉吏

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
容寵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
都遣善將者登城射晏球中𨈆弁仁沼從後引弓射一
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
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
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豈有為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
翟光鄴沉默多謀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蕭然僅蔽

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臨政寛静病亟戒其左右氣絶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

臣讀孫子曰士無餘財非惡貨也受爵禄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若李廣吳起輩類能進此

論曰水静則明明燭鬚眉平中凖物或撓之則重濁在上而清明在下廉正之在人也如之周官六計弊羣吏之治皆以廉為本則人臣潔己至於飲水懷霜者非矯也

理宜然也茍溺於利則昏昏則傾側反覆無日可不戒乎

至公篇

臣嘗謂呂蒙克南郡約軍中無所干取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謂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斬之夫豈特以軍令不可犯耶不以鄉里廢法又以示其公也傳曰公則說蓋說不可以僞為惟誠服而後說茍用衆而不使之誠服殆未可以言制勝也是時蒙能擒

關羽定荆州皆至公之效歟

寇恂不以私仇報賈復

李典不以私憾怨張遼

魏祖自刑以示至公

郭默殺妻以明無私

徐晃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名自效何

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

蔣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欽持諸軍

節度甚常畏欽因事害己欽謂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

許褚事魏祖曹仁來朝呼褚入便坐語褚不從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稱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重之

關羽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距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宣令曰得關羽賜金千斤羽曰是何言歟

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宣王擊公孫文懿有兵士寒乞襦懿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以賜之宣王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

吕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陶侃破陳恢軍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無私焉

王濬入石頭收其圖籍封其府庫示無私焉

王猛討慕容暐軍嚴禁師無私

劉恭宣伐蜀食盡而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何無忌謂

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韋叡攻破六合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私焉

朱脩之都督荆州出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之日燃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于謹破江陵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

李靖破蕭銑號令静嚴軍無私焉

臣讀吳子曰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若寇恂張遼類能進
此

論曰荀彧稱曹操秉至公服雄傑大畧也曹公一世之
英慮無遺策謀不再計至於大畧服衆特本於至公而
已然則背公營私貪多務得者豈足以訓乎

北海集卷三十八

宋 綦崇禮 撰

兵籌類要

器識篇 志大意廣附

臣嘗謂士之致逺先器識不充其器而能大有為者未之有也故吞㪺敵著洪烈者以器度凝逺為先冦恂名重朝廷時人以為有宰相器

曹仁數有功魏祖器其勇略以為議郎都騎

先主以周公瑾為器量廣大萬人之英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

先主見龎統與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劉琦深器諸葛亮謀自安之術

諸葛恪名盛當世孫權深器異之

溫嶠奉表元帝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佳焉

應詹以學藝文章稱何邵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大將軍

劉宏請詹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

荆南矣
羅憲公亮嚴整武帝以為有才畧器幹憲薦蜀人常忌
杜軫史氏以為西國之良器
王猛器度雄遠有佐時之志猛謂權翼曰皇甫真固大
器也
姚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人
馮道振畧立戰功於梁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
韋叡雅有曠世之度

羊侃寛度有器局
侯莫陳穎有氣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
楊素少有大志高祖器之
宇文憲氣識不凡文帝以為重器
張守珪遷幽州果毅刺史盧齊卿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
王忠嗣與上論兵應對蜂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王彥章驍勇有力梁晉爭天下為勍敵彥章心常輕晉

王謂人曰亞子鬬小雞兒耳何足懼哉

臣讀孫子曰善戰者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若寇恂曹仁器宇宏博類能進此

論曰航不梁輿不輪茲器也必極其量然後可以致用況君子之大器乎當百萬之鋒而未嘗動色驅百萬之衆若使一民殆非淺識狹中者足以辦此昔僕固懷恩誘諸蕃十萬入寇郭子儀曰無能為也李守貞以死士數千人夜入軍營劉詞曰不足驚也向非宇量宏廓志

先定而才有餘者曷臻是哉

志氣篇

臣嘗謂將以志為主以氣為輔志藏於神而為氣之帥氣藏於肺而為體之充茍氣不足以發志志不足以運氣則何以勇冠三軍而威振鄰敵故曰功崇惟志又曰志至焉氣次焉知此則知所謂大勇矣

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項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耳

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班超曰丈夫無他志畧猶當立功異域

張奐曰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

鄧艾少有志氣鄉里所重

朱暉早有氣決年十三遇羣賊拔劒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笑其小壯其志遂赦之

尹緯少有大志每覽書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

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蒯恩舍芻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

吉士瞻少有志氣吳苞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儒陋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周文育見兄周捨請制名字命兄子宏遜教之書計宏遜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

馬璘覩馬援傳曰使吾祖功業墜于地乎
史稱耿恭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
司馬懿有奇節多大畧
唐彬每慷慨志在立功
李充少慷慨有英畧
長孫晟精武藝多奇畧
賀若弼慷慨有大志
李恭沉敏有遠識

臣讀孫子曰亂而取之若諸葛亮羊叔子類能進此

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

鍾會時人謂之子房

崔浩自比張良

元崇祖自比韓白

劉湛自比管葛

劉信自比韓信

吳明徹以英雄自許

守文忻以韓白衛霍為未足多尚
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傳放卷嘆曰丈夫當如是
臣讀孫子曰勝可為也若諸葛亮崔浩類能進此
孔融志大才疎見敗於袁譚史稱文舉之志足以動義
槩而忤雄心
蕭惠開才踈意廣起亂於蜀土至都見明帝曰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
臣讀孫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若孔融蕭惠開

吳蘇討張步飛矢中其股以佩刀截之而左右莫知
祭遵討洪農賊弩箭中其口洞出流血而叱戰不已
周瑜禦曹公流矢中脅自興行營士衆激揚
馬超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其足而戰斬援
周訪擊張彥流矢折其齒詞色不變轉戰尤力
張歸霸為流矢所中拔矢反以射賊一發而斃
侯安都攻留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而容止不變麾
軍攻城

王難得收京師矢著眉膚死鬬不已

關羽為流矢所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而醫刮骨去毒流血滿盤言笑自若

毛寶征蘇峻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鞍奔船洗瘡復戰賊乃退

張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

道免茂困廹下馬以幘冠冢閭燒柱騎圍數重覺是桂
乃去
來歙擊公孫述將王元蜀遣刺客刺歙未死馳召盖延
延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
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
泣乎雖刃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强起受誡歙
自書表投筆抽刃而絶
伏隆為張步所執遣閒使上書曰願以時進兵無以臣

隆為念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帝召其
父湛流涕以隆奏示之後為步所殺
秦伯南與魏祖攻討魏祖為寇所追伯南開門援之寇
問太祖所在答曰我是也遂害之
龎德討關羽漢水暴溢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
之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部曲欲降矢盡短兵接戰謂
督將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
今日我死日也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欲以為將不

早降何為德罵羽曰孺子何謂降也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為羽所殺

周處討齊萬年孫秀知其將死謂可以老母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梁王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弦絕矢盡處按劍曰此是吾效忠授命之日何退之為我為朝廷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楊公則屯領軍府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

嘗曰吾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

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抜馳入稜軍獲所射使抜箭已斬之

張士貴破反獠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鄭覃謂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加賜謚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納刀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
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周文盡銳攻高懽懽走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
去矣興慶腰百箭足殺百人興慶矢盡而死
王彥章被擒莊宗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攻戰
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不能報豈
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
宗諭之彥章病瘡卧不能起顧明宗曰汝非邈佶烈乎

我豈茍活者遂見殺

臣讀吳子曰師出之日有死之榮若紀信秦伯南類能

進此

論曰魏絳以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子思以袵金革死而不厭為彊古之人所以執雉冠鶡鑿凶門施素璽歌虞殯具含玉非惡生而樂死也感激忠義不得不然惟不顧其生所以勝敵而全其生歟

忘家篇

臣嘗聞事君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惟無以家為者然
後可與語事君之忠

衛青擊匈奴大捷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要侯登發
干侯青固稱諸校力戰之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
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宜圖之

漢武為霍將軍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用家為

吳漢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
士不足何多買田業乎

先主欲以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曰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

李通歸漢南陽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焚屍宛市贊謂通迺汙滅親宗以𢚩一切之功

李忠從世祖圍鉅鹿信都馬寵收忠母妻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殺之諸將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忠曰蒙明公大恩誠不敢內顧宗親及破信都家屬得全

段紀明在邊十年未嘗敢暮寢
邳彤從光武戰攻信都王郎所置信都守捕繫彤父弟
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有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
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
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
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存
龐德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
我受國恩義在效死與羽交戰射羽中額

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爾軍士乃安

鄧艾遣子忠禦諸葛瞻忠戰不利而退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將斬之忠馳還戰大破之

劉起為左衛將軍蘇峻作逆京邑大亂朝士遣家東避難義與故吏欲匿起家而起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内

姚弋仲遣其子收石祗曰汝才十倍於冉閔若不梟擒不宜復見我也襄擊閔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

也杖之一百

劉粹討謝晦粹子為晦叅軍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亦不害粹子

郭默為塢主甚得將士心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奔石勒默乃自射婦以明無私

馬仙琕守豫州梁武遣其族叔懷遠説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

屈突通討王世充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洛屬公如

門不顧圍解閱三夕乃歸私寢

馬燧擊田悅約衆以家資賞至斬楊朝元殫私財賜麾
下

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家產前後賞賜輙上於官

顏杲卿敗於常山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加刃頸上曰
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

段秀實與吐蕃戰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
潰兵先秀實責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

其家耶使鋭卒領兵依東原示賊將戰虜不敢逼璘得歸

臧洪為袁紹所圍主簿啟内廚米三斗中分稍以為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食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

張廵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廵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廵强令食

之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

張丕守臨汾累月士卒糧且盡救不至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軍戰良苦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辛讜見杜慆謂可共事與妻子決同慆死生泗州被圍往淮南乞師過十餘旬未嘗見妻子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慆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恵也

李神福攻杜洪田頵執神福妻子歸于宣州神福討頵

顧令招之神福曰吾以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顧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其兵

高行珪為武州刺史元行欽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

吳程攻常州為李景將所敗程裨將部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

臣讀吳子曰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惟衛青霍去病類不顧其家則人君所當念功者如此

張奐戰降且渠伯德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部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

田豫護諸羌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因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輙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胡去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賜帛五百匹豫得賜分其半以藏少府後胡來以半與之

臣讀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若張奐田豫類能

進此

論曰禹之治水也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泣弗子盖人臣忠以奉國不顧其私有如此者後世之有其功名則可以禹為法乎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可不勉哉